

## 剪刀隨想

我對刀的迷戀，擴大至剪。

小時家裏的「張小泉」，愛不釋手。但是那條細小的紅藤總是剝落，自己怎麼圈也綁不回柄上，當今想起，並非一個完美的工具。

上回去杭州到「奎元館」去吃面，隔壁就有家「張小泉」。現在的剪，手柄同樣是紅色，但已用塑膠代替，雖然堅固，但其味盡失，也買了一把，時不時拿出來摩挲。

一生買了很多把剪刀，送人的居多。洋洋得意以收藏家自居，遇到了日本導演島耕二，才知道是大巫見小巫，他逢剪必買，家中單單是裁縫用的剪刀已是上萬。

永不離棄的是在「裕華百貨」買的那兩把手術剪，一把放在辦公室一把家用。樣子奇醜無比。成為老朋友，也不唾棄了。

走過刀剪店，必停下觀賞，剪刀的設計千變萬化，令人歎為觀止，但日本人的剪，並非我所喜，他們的剪刀是一塊鐵打成彈簧型，用手指一捏一捏來剪東西，不像我們交叉剪之。

利剪實在好玩，一下刀，便能滑翔般推進，不必花一下一下的動作，而那剪開布匹或紙張的聲音，有如音樂那麼好聽。

逝世的哥哥從小就愛剪東西，把報紙剪呀剪呀，當年還穿著開襠褲，連小雞雞也剪下一塊，省掉割包皮費用。每次談及此事，必笑得哭出來，擦幹時，才發覺是悼念他的淚。想起花園裏種了一棵紅毛丹樹，高十幾呎，爸爸用兩根竹子，綁著母親的裁縫剪，收穫一串串的果實，又哭了。泰國女人最愛把不忠情人的那話兒剪下，有時沖水不復還，有時磨碎當鴨糧，花樣甚多。倪匡兄花天酒地的那段時期，倪太和我每次都作舉剪狀，Chop Chop 聲來嚇他，當今想起，又笑了起來。

對著這把剪刀，又哭又笑，瘋子一個。